

#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假山瀑布三叠,下面是个五六丈见方的小池塘。池塘中间每隔一巴掌的距离,搁着一块石头,如一串小岛,标出了池塘的直径,也把池塘南侧的人行道和池塘北侧的花园联系起来。对路过的孩子们来说,这一串小岛带有莫名的诱惑力。几乎每个经过的小孩,都会央求地看一眼父母,然后松开被握住的小手,走到池塘边的第一块石头边上。

就这一件事,便能观察到不同人物的性格:有三四岁的小孩,个子矮腿,腿还很短,但都是当机立断跳过去的。他们扬起小脸,满脸成就感,因为尝到了甜头,便在这几块石头上炫耀地、来回地横跳。也有小孩,在石头边犹豫、观察很久,蹲下作起跳状又站直身体,然后不断回头渴求父母鼓励。他们最后怯生生跳上去,发现并不像想象的困难,整个人立刻松弛下来。

也有看上去六七岁的孩子,从体型上看,跳过这些石头完全没有问题,但大人不断在背后提醒“当心点”“不可以”“小心落下去”“看,鞋子湿了”,那小孩终于小心探出一脚,却踩空沾了水,好在另一只脚还在岸上,于是连忙躲回原路,再不肯下来。接着另一边听到他

们的父母数落“和你说了你不听”“你看你看”“我和你讲过的”一边拉着走远了。能跳过小岛的孩子,便和不能跳过小岛的孩子分开了。前者绕着池塘玩,和池塘北侧的花园联系起来。对路过的孩子们来说,这一串小岛带有莫名的诱惑力。几乎每个经过的小孩,都会央求地看一眼父母,然后松开被握住的小手,走到池塘边的第一块石头边上。

六月。江南。雨水沥沥,在江南湿闷的梅雨季节里,空气里流淌着淡淡的青草味和瓜果的清甜香。每年梅雨季,父亲最爱做的一件事便是往老家的菜地跑。每次回来,他手中的编织袋总能魔术般抖出一地鲜亮的色彩:紫的茄子、绿的豇豆、青的黄瓜、黄的土豆、红的番茄以及穿着青白皮的玉米棒子。然后又从塑料桶里拿出一袋桃子和一筐杨梅。似染了渐变红的桃子上还留着青翠的桃叶,鲜红的杨梅上总是盖着几叶狼鸡头。父亲一边张罗手上的活,一边说,蔬菜是自家地里的,桃子和杨梅是亲家送来的。

放下手上的活计,择一个饱满的桃子削了皮吃,一口下去,松软的果肉鲜美无比,满嘴的桃汁来不及下咽,一滴滴落到了地上。父亲说的亲家是弟弟的丈母娘。亲家家里有个院子,院子里除了种些蔬菜,还种了胡柚、桃子、杨梅、葡萄、橘子等果树。每到水果成熟时,亲家都会摘些果子,装在篮子里送来给我们品尝,味道丝毫不亚于买来的。

当年在逼仄的水泥森林里奔波,因而更喜欢自家农家小院里采摘的水果,更喜欢采摘的过程和感觉。戴顶笠帽,用竹棒敲打果树,或用手摇晃树枝,然后看着半青半熟的桃子和鲜红的杨梅从树上掉落在草地上,再将它们一个个捡进篮子。此时,脸上、额头上虽淌着汗,但随汗水一起流走的还有积压已久的疲惫。抛开日日不离手的鼠标和键盘,眼睛和心思专注在蓝天下的果树上,边摘边吃,静静体会古人描写的“江北荷花开,江南杨梅熟”的画意。

当然,这种诗意的场景在六月的江南就像溪水一样绵绵不绝。那天,同学送来几盒自家地里种的枇杷。刚好弟弟一家来吃饭,便用枇杷招待。“阿娘,这个枇杷真甜啊。”小侄儿边吃边说,地上已滴了一摊枇杷汁。我也剥了一个,撕下薄薄的皮,露出白嫩的果肉,轻咬一口,果然汁水鲜爽香甜。连剥几颗,蜜汁汩汩,吃得气也喘不上来。此时,院里的白兰花正盛开,一朵朵椭圆形的花儿溢出阵阵甜香。菜地旁,三只颜色各不相同的小猫围着雪白的母猫在嬉戏打闹。“东园载酒西园醉,摘尽枇杷一树金”。在自家院子的白兰花树下,吃着枇杷,看猫儿嬉戏,内中也有一种与此景浑然相得的味道。

周末,参加“琴香和韵”雅集时,好友带来一筐自家山庄种的富硒李子,个儿圆圆的黄皮李子发出透亮的光泽。坐在琴桌旁,闻着唐香,听着雅乐,望着筐里熟透的李子,忍不住拿出一颗尝鲜。李子入口,甜中微酸,口舌生津。回想那样的时光,就像篆香和《流水》一样,让人频频回味。“佳节连梅雨,馥生寄叶舟”。杨梅、桃子、西瓜、李子、枇杷、蓝莓,五色的瓜果,一如丰子恺的画,人间情味,触动心弦。六月的梅雨季,家门一开,瓜果的甜香就被风吹进来了。

下一簇带有叶子的竹枝抛入瀑布的源头,那枝条立刻随着水流往下,它快速经过一叠,却在二叠被杂草卡住,“泰坦尼克号要沉没了!”那孩子说。“我们要去拯救泰坦尼克号。”这些几分钟前还素不相识的孩子立刻达成共识:有的找来长树枝,有的探身想伸手进水中捞,有的拨动水流,想帮助搁浅的“船”。

“泰坦尼克号”经众人之力,顺利流向三叠,然后随着水势落入池塘。“泰坦一号成功了!”孩子们欢呼。“现在我们来看看泰坦二号”,一个意犹未尽、年纪略小的孩子,一边宣布,一边快速奔回瀑布源头,抛入一片八角金盘,泰坦二号来啦,泰坦二号不动了,泰坦二号被水草缠住啦。另一个孩子效仿着,也来到瀑布源头,抛入樱树的枝条,泰坦三号出发了,泰坦三号顺利发射,泰坦三号超过泰坦二号。

于是,各种形状和大小的植物枝叶,被陆续投入实验。过大的叶片会被杂草卡住,太轻的叶片会被水的漩涡带偏方向或者被冲上石头,树枝随着水流快速往下如小艇,竹竿轻盈但不易获得……几个小孩上蹿下跳,不断报来各个实验组的数据:泰坦四号来了,泰坦五号沉没了,泰坦六号已经进入池塘,泰坦七号找不到了!我们快点来帮助泰坦八号!

一个爸爸走过来,一边刷着手机一边问,干吗呢,有什么要大呼小叫的,在公共场所要安静。一个妈妈走过来,叫唤她的孩子回来,说:“衣服都湿透了,看一身汗,当心感冒。”

但孩子们尖叫着,挣脱束缚,从瀑布的顶端跑到底端的池塘,然后又折返跑回来,他们为发现牛顿三大定律雀跃狂喜,为泰坦某号的沉没掩面跺脚,又为泰坦某号顺利进入池塘拍手相庆。他们自始至终没有交换名字,但在对“船”的共同投入中获得默契。刚刚连跳过小岛都犹豫的孩子玩野了,刚刚能当机立断跳过小岛的孩子变耐心了,最早领头的孩子不再主导一切,

若在草原上,听到一种舞蹈叫“骑马舞”或“洗马舞”,乃至于“赶马舞”,那都不会叫人感到奇怪。但在浙西的深山里,说有“洗马舞”,真让人惊讶。在常山县新昌乡猷格村,的确有一种叫“洗马舞”的舞蹈。舞蹈从现实生活的洗马场景提炼,由牵马、卸马口、捧马槽、泼水、喂马、洗马、梳马毛、上马鞍、取马鞭等一系列动作演化而成,流畅自然,包括“三阳开泰”“马送六福”“龙舞九天”“拳开四门”“一洗骅骝”等经典招式。

这舞蹈的来历,说是在清咸丰年间,某年突然天花病流行,村人惊慌。族长心急如焚,一晚,梦见一银须老叟骑马而来,在他耳边轻声叮嘱几句,之后飘然离去。族长惊醒,认为是神灵托梦,让他在来年正月,挨家挨户去串门“跳马灯”“舞龙灯”,以驱病魔。族长依言而行,请来工匠,赶制一批竹马、龙灯、花盆,以竹篾扎成骨架,用红黄白绿橙紫六色纸裱糊马身,并选定黄马作为六马之首的头马,在花盆插起桃、李、梅、菊、桂等花卉,以及三国人物刘备、关羽、张飞的人物木偶灯。

正月跳过马灯、舞过龙灯后,果然疫病消退。于是族人相信是马神庇佑。族长决定,“洗马舞”连跳三年,以保平安。后来,邻近村庄也邀请他们跳“洗马舞”,这一舞蹈形式,遂年复一年地流传下来。看来,这个舞蹈里,“洗”的确是“马”。而我们所知,有一种“洗马”,并非真正“洗马”,而是古代的一种官职。

洗马这么一件简单的事,还有官职吗?此“洗马”非彼“洗马”,作为官职的“洗马”读作“洗马(xiǎn mǎ),即太子洗马,秦代始置,汉代时亦作“先马”。指的是秦汉时期,太子的侍从官,出行时前导,故名“先马”。

电视剧里偶尔也会提到“太子洗马”这个职位,但如前所言,并不是给太子洗(xǐ)马。在太子马前驱使,算得上太子身边的傣人。从前的“洗马”,估计并不多,俸禄也不算低。按秦朝的薪资标准,太子洗马一职的年俸禄可达六百石,与县令等官职相当,所以很多世家子弟,都积极地去应聘太子洗马一职。

太子洗马,其实是文职。不过在古代,也有许多人弄不清这个官职是做什么的。有一个故事,在明朝成化年间,当时任洗马一职的杨守陈请假回乡,途经驿站,因其衣着过于朴素,人叫好。由此,估摸其自诩“护塘游侠”网名,亦与画风有关。在对宋元山水画的研习中,他成为了画友中的领头羊之一。萧海春沙龙里的成员,都叫他“平大哥”,不仅因其出道早、年龄大,还与他从宋元高古入手,为山水画平添豪气,仗笔而行,犹如英雄仗剑,千山万壑笔笔入怀,深得众友欣赏有关。除山水画外,平豪对树上花鸟、水中游鱼也颇有心得,信手拈来,别有情趣,增添了动静结合之美。

近年,平豪移居护塘村,在此设工作室,夜以继日地画,满满地是画。我也数次前往,与其品茶赏画和闲聊,回顾过往经历、老友趣事,颇有瓦屋纸窗下,得半日之闲,可抵十年尘梦之感。2022年又去护塘村拜访平豪,与其沿河散步,河面吹来的风稍稍有点冷。我与他边说边聊,又顺道去参观那里的“漕泾好人园”。忽然想到:护塘游侠,也像那些好人一样,用自己不一般的努力,正在续写美好年华。

自谓游侠者,乃国画家平豪君。他住金山漕泾护塘村。村居临水,一河缓缓东去,不仅滋润了这个全国文明村,或许这也是平豪以此润笔、“解甲归村”的重要缘由。我与平豪相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。同为上海石化工会干部时,他的山水画已渐成气候。当年交往频频,商讨工作之余,总有欣赏其勤勉作画机会,于是“顺手牵羊”,得之不同创作阶段多幅佳作。幸甚。



智慧餐 老人言:手再大,难遮天。 郑辛遥

湿了鞋袜的孩子干脆蹭掉束缚,光脚在草地上来回奔跑,我想告诉他:要当心蚊虫,当心石头划伤,要当心心地滑,要当心我作为一个成年人能想象到的未知的一切。未知都是令人焦虑的。但他们为未知狂喜。所以我什么也没说。我站在边上看这几个小孩玩了快一个小时,一直看到泰坦九号顺利进入预定航道。数片叶子在池塘里沉浮,锦鲤也惊愕地游来游去,看着头顶顶了好几根浮木枯枝。几个小孩被父母带走去“补习班”“赶紧去学习”。花园又安静下来。

但我知道,在方才的那段短暂不重来的时刻里,他们触摸到了什么。

而彼被丞所轻视。驿丞问杨守陈身居何位,杨答:“任洗马官。”驿丞又问:“那你一天洗几匹马呀?”杨守陈不怒反笑,决定逗逗这个连官职也弄不清的驿丞:“没有一个具体定数,心下高兴就多洗几匹,累了就少洗几匹。”扯远了。在猷格村,中国最基层的村庄里,“洗马舞”是草根们的娱乐生活之一种。不过,这“洗马舞”如今也和“猷格拳”一样,是省级“非遗”了。一个小小的村庄,有那么多的“非遗”项目,文化积淀如此深厚,也真是叫人刮目相看。

洗马舞一般是由六只马灯、六盏花灯、五名鼓手和一个马夫组成表演群体。马是虚拟的,由板凳代替,但表演是真实而投入的,牵马、卸马口、喂马、卸马鞍、泼水、洗马、梳马毛、上马鞍、取马鞍,一系列无实物表演动作一气呵成。前几年疫情时期,村民们也没放弃跳洗马舞。跳洗马舞,能给人一种振奋的精神力量,也能寄托人们除病魔、保平安的美好愿望。

猷格人的生活真丰富,忙时上山下地,闲时打拳跳舞,把山里的日子过得丰盈有趣。如今,猷格拳也好,钢叉舞和洗马舞也好,都进入了当地的小学体育课,让孩子们从小就习拳练舞,传承一个地方的优秀传统文化。

雅玩

走天涯 高明昌

走天涯 高明昌

走天涯 高明昌

午睡醒来,母亲提议出去兜兜。她在前面走,我在后面跟;她走哪里,我就去哪里,全是儿时的模样,很幸福。走了多少时间,忘记了,总觉得是七转八弯,水泥路变成烂泥路,大路变小路。我看见了庄稼,看见了花草,可母亲还在前面走,一点儿没有耄耋年纪的样子。正想劝阻,母亲说,到了。说完指了指桃林树下的那条只有一二尺宽的小路。

小路两边全是树,靠右的是一条河流,河流的水在东流,也在打颤,让人感觉到生命的律动。路是暗黑的颜色,路上有三两青草,颜色青绿相间,偶有嫩黄。母亲告诉我,这里有蛤蟆草(车前草),我们采点带回家。我走了两步,往边上扫一眼,看见了几棵蛤蟆草。现时的蛤蟆草,像一只湛蓝的大碗,碗口向上。蛤蟆草的花序长得像筷子一样长,它们全然盖住蛤蟆草的叶片了。

我数了数,花序一共有十二根,一半的花序有半尺长,它们根根竖立,又一起靠拢,一起向上,丝毫没有弯曲的意思,看上去满是自信。它们组合成一个团队,一起将车前草的叶片压在下面。我有幸纳闷:难道真与我们的孩子一样,个头必须超过我们才好?我不敢朝这方面多想,问母亲,很老的蛤蟆叶,还能泡茶,还能与红烧肉一起烧,焗肉吃?母亲说,晒干了,都好喝,都好吃。

蛤蟆草,我是年年采的。几十年前,我在三官堂中学教书时,每年五六月,日落校园的西操场,我就去采点蛤蟆草。西操场除了跑道,满地都是蛤蟆草,叶片是瓦蓝的,花序是泛黄的,一篮子一篮子地采回来。我问妻子,这蛤蟆草,我们从没留过种子,也从没留过种子,哪里来的?妻子说,天涯口飘来的。问母亲,母亲说风刮过来的。我也曾问过同事,回答是:是自己长出来的呀!

是自己长出来的,但总要播撒种子的呀。五年前,父亲患了大疾,亲戚建议多吃蒲公英。我们家有的是蒲公英,看菜园,所有的蔬菜边上,都长着面盆般大小的蒲公英,即使在屋后的檐下,太阳照不到的地方,蒲公英依然茁壮地生长着。我们相信蒲公英,就像相信神仙一样,天天挑,天天晒,也天天将蒲公英春成酱汁给父亲吃。父亲的病得到了很好的延缓。我们一家人对蒲公英感恩戴德,担心菜园里的蒲公英挑完了怎么办,母亲说,蒲公英,到天涯口也有的。

我和母亲、妹妹们开始走上了寻找蒲公英的路,一群人的出发,就像水波一样,从宅前宅后,慢慢向外拓展。我们总是不失望,总是满载而归。蒲公英就像一棵棵特意留存的仙草,默默地长着身子,又静静地等着采摘。我们在忙完一天的活儿以后,想着一个问题,这么多的蒲公英哪里来的,这一棵棵的蒲公英哪里来的?母亲说,蒲公英是花传的。大妹举例子说,小外孙到家里,第一件事情就是吹蒲公英的花。蒲公英的花里有蒲公英的种子,吹到哪里就在哪里播种,可以吹到天涯口。事实是,蒲公英开花的时节,只要有微风,它就自觉地在自我飘舞,轻松落地,与泥土在一起。

听说是对的,想想也是对的,但这蛤蟆草呢?我们找来一棵蛤蟆草,看见花序长得端庄、饱满,剥开一看有果实,轻微细小,有点分量,飘不起来的。照理说是不可能到处生长的,但读生物的外甥说,它们是靠小动物的走走西传播的。啊,总是走,总是走天涯,不是自己一个人走,就是合着一群人一起走。

走天涯 高明昌

走天涯 高明昌

走天涯 高明昌

走天涯 高明昌

走天涯 高明昌

走天涯 高明昌

## 走天涯

高明昌

## 甜在梅雨季

孟红娟

孟红娟

孟红娟

孟红娟

孟红娟

孟红娟

## 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## 护塘游侠

冯强

冯强

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